

作品與作家

編者按：《孟子·萬章下》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是告示吾人：欲知其人，當需讀其作品；不讀其著作，焉能知其人，論其世。藉由孟子之言來說明「作品與作家」專欄開關的緣起，只是希望透過作品的閱讀，來瞭解作家；在認識作家之後，也更能清楚其作品所要傳達的意涵。

面向生命的激流--岩上

口述者：岩上

整理者：陳珈琪*

星的位置

岩上

我總想知道

自己的宿命星是在甚麼位置

有否閃爍燦然的光輝

因此每晚仰望天空

希冀找尋熟悉的臉龐

但是回答的

都是陌生的眼光

直到有一天

我從流浪的路途回來

把一切的願望都丟棄

只剩一顆乾癟的頭顱

沒入深邃的古井

突然發現在那靜謐且清冷的水底

一顆孤獨的明星

* 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輕輕的呼喚我的名字¹

之一：總在顛沛流離中

我的父親叫做嚴萬順，母親叫做朱等。他們是嘉義縣朴子鎮人。在我出生前我父親曾在嘉南大圳工作(今天的台南水利會)，他當時主要的職務是巡水圳。

他在嘉南大圳工作的期間曾發生一件對我們全家來說影響重大的事情。

那件事情是這樣的：某天，父親一如往常的上著班(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上班時，有個跟我父親熟的農民突然跟父親反映水圳裡沒水，需要使用抽水機抽水。不過，因為抽水機的馬達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電力，這位農民便要求父親去看為什麼沒有電。事實上，這部分不是他的工作。不過，他還是應農民的要求爬上電線桿察看發電馬達毀損的狀況。父親爬上去沒多久，整個人就被漏電的電線桿給吸住，絲毫無法動彈。大家看到這樣的情形嚇的要命，便馬上用竹竿把父親從電線桿上弄下來。這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我父親整整病了三年。他因此辭去嘉南大圳的工作，隨後帶著一家人往南部做生意。

到了南部，一家人便落腳在屏東的里港。哥哥曾說我是在屏東里港出生。不過，因為當時年紀小，已經不記得了。後來，因為父親的病加重，沒辦法繼續做生意(當時是作抽水機的工作，我父親對於機械方面很內行)。一家人只好又搬回到嘉義市，那時我大約五歲。回到嘉義，家裡沒有辦法給予生病的父親較多的營養與醫療，沒多久父親便過世了。父親過世之後，家裡的經濟情況逐漸惡化，於是我最小姊姊(五姐)¹與最小的弟弟當時都給了人家。

後來，在太平洋戰爭最激烈、最嚴重時，我們一家又從嘉義市區搬到嘉義市的郊外--抬斗坑--現在的頭橋工業區。那時，我們全家曾在抬斗坑患過瘧疾。抬斗坑是個鄉下地方，而這個地方在戰爭時期沒什麼人在耕田，也無法耕田，所以我們在那裡實在無法生活，所以又搬到朴子鎮。那時我們父母親的房子都沒有了，我們只好在朴子鎮租房子。那時候我們跟人家租的房子是個草茅屋，三間房子都是用稻草蓋，用竹子搭，再鋪土。房子前面再挖一個坑，用來當防空壕。在嘉義，常有飛機來掃射，牆壁會被射

穿，水甕也會被射破，有些子彈更會卡在竹裡面，我就把它用東西挖出來玩。

戰爭時美國的飛機天天來轟炸。我記得我跟我四姐五姐曾經差點被炸死。那時，機關槍總是在掃射，轟炸機也常會投下燒夷彈。有次剛好就投到甘蔗園，我們家三個小孩剛好都在那裡，瞬時間整個甘蔗園被燒掉了。我們三個小孩，趕緊從突然迸發的火勢中奮力爬出，一路狂奔回家。

之二：在那不安的年代……

我光復隔年(民國 35 年)才進小學。¹因為光復的時候，就已是十月底了。必須等到第二年才可正式唸書，所以九歲才進小學。其實，我七歲的時候也曾進日本學校。但卻因為戰爭的關係，學校都被炸掉，最終無法去學校上課。

上學那年，國共內戰需要兵力，我大哥因此被國民黨抓去大陸當國民兵。後來大約民國六十六年、六十七年時，中共曾投傳單過來。有人看到上面的訊息就拿來問我，傳單上面寫的是不是我那去大陸的哥哥。我記得傳單上寫「嚴振彰，嘉義縣人，被國民黨抓去大陸參加國共內戰，被共產黨吸收，現於舟山航運公司工作。」那是統戰的宣傳單。當年我大哥十九歲離開，而我看到那個傳單的時候，他已經六十幾歲。過了那麼長的時間我沒辦法馬上印證他是不是我大哥。於是我寫了三封信，一封日本，一封香港，一封到美國去求證。兩個月後，我收到一封信，信中印證他便是我的大哥。之後，我便跟我大哥秘密通信十年左右。他現在住在上海，娶了一個福州太太，生了三個兒子，現在也有了孫子。根據中共那邊的資料記載，當年台灣有兩萬多人去大陸，最後只剩八百多人生還。我大哥是八百多個的其中之一。所以，我大哥算是幸運的了。與我大哥同一時期的還有一個朋友，他住在嘉義縣水上附近。我後來有去拜訪他。當時他還參加了韓戰。我問說，他去了韓戰，作了國民兵與共產兵，怎麼會這麼長命都死沒去。他就說：「我叨不知在戰什麼，我不要戰，我就四處躲啊！我台灣人還來管這南北韓戰爭，南北韓戰爭和我有什麼關係？」現在說起來很輕鬆，不過，都是近代的血淚史。

民國三十六年，我小學二年級，那年發生了二二八事變。我們台灣話有一句話就是「竹篙ㄅㄨㄣ、菜刀」。那時我看到很多人，坐在卡車上，拿著棍子綁著菜刀，到嘉義機場去跟那時候國民黨帶來的部隊抗爭。

那時我二哥在嘉義火車站對面一個三井鐵工廠當學徒。二二八事變那時候槍殺留日畫家陳澄波也是在那個地方，我二哥那時候在嘉義火車站看過很多人被槍斃。那時候的嘉義飛機場是台灣最大的軍用機場；還有嘉義蘭潭，就是以前我們叫做紅毛埤，是日據時代的一個火藥庫，火藥都藏在這個地方。那時候美國第一架來到嘉義的飛機就是被日本的高射砲打下來的。之後，美國飛機就每天都來轟炸嘉義，嘉義幾乎是全台灣被轟炸最厲害的地方。二二八事變的時候嘉義也鬧得很嚴重，所以嘉義說好聽點是有正義感的人很多，說不好聽就是流氓很多。在清朝的時候就這樣，說嘉義人像流氓，其實嘉義人是很有南部的那種豪爽、正義感的性格。所以日本人後來改口就叫這地方為「嘉」「義」(原叫諸羅山)。

戰後，台灣經濟蕭條又加上我父親的死亡，大哥又遠去中國生死不明，所以生活極為困苦。我對當時主要的印象就是吃不飽，大部分的時候都吃不飽。

我念小學時就要煮飯。因為母親要去做工，如果是冬天，母親回到家都已經五點半，五點半時太陽都已經下山了。所以晚飯是由我來準備。那時候沒有瓦斯，煮東西都用柴用紙去燒，一頓飯都要煮很久。煮好還要悶飯，不是說煮好就好了。一開始煮飯要用大的火，然後再慢慢用小的火。我小時候不煮飯一定會被罵，因為大家回來都肚子餓了，我又是最早回來的。記得那時候吃得極為簡單，而且常常都沒有東西吃，大多時候都吃蕃薯啊！摘野菜啊！有蕃薯簽加一點點米去煮就不錯了。尤其在戰爭的時候，我們曾被「疏開」(台語)，到抬斗坑那裡。那時我的母親就曾用水缸醃了兩缸的豆子和瓜仔，我們大部分的時候的配那個，要不然吃飯會沒有鹹味、難以入口。戰爭結束後，我的身體很差，其實是長期缺乏營養的緣故。

另外，我還記得在我國小五、六年級時，班上不升學的小孩子，必須坐在教室ㄇ字形的兩旁邊，升學的才坐在中間。沒有升學的小孩子上了兩節課就被放回家，我就是被放回家的其中一個孩子。因此我五六年級的

時候成績比較不好，成績大概都在十幾二十名左右。但是，除了功課外，書法毛筆字繪畫，我都還算不錯。在家裡，姊姊們也很疼我，四姐五姐尤其疼我。我想可能是我們的年齡很接近，所以他們都會特別讓我。在鄰居小孩子中也屬我成績最好，雖然我小時候營養不良，個子也不是壯的。不過，那些鄰居高的壯的小孩也都會聽我的指揮，都會怕我。因為我成績好，他們講話也講不過我。另外，在玩的方面我也很會玩，打彈珠、玩尪仔標。所以小時候，我都覺得我事情都作得很好，也很乖，很安分守己。大家對我的評價都不錯，鄰居的歐幾桑、歐巴桑也很信任我，讓我到他們家去玩，因為我不會亂動他們的東西，也不會亂講話。在學校裡老師也疼我。不過那時候我很害羞，要讓我當班長啊！當什麼股長啊！我都很害怕，都不願意當。那時我很拗，我不喜歡的事情勉強我，我也不要！原因主要是那時我父親早過世，母親告訴我：「你是沒父親的孩子，要卡乖咧噢！」「什麼事情遇到困難要卡忍耐咧！」家裡的大哥又被抓去當兵，我二哥在鐵工廠當學徒，大部分的時間都沒在家。以前要當學徒的話，要很多年。國小畢業當學徒要好多年，去那邊要幫忙洗廁所、飼豬、洗豬舍，像做長工一樣。那時二戰完，普遍經濟都不好，我母親就去做小工，有零工能做的就做。我父親死的時候，我母親才三十九歲。我記得我念小學念初中的時候，母親都是在做零工。

之三：繼續與生活搏鬥

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本來是沒有能力繼續升學的。但是，我心想自己不能夠只有小學畢業！記得我母親當時沒有特別鼓勵我再讀書。反而，家裡的姊姊比較支持我。報考初中時，我忘記要幾塊錢報名費，就是我第四個姊姊給我的。那時候我雖然想念初中，但卻絕不可能去讀初中。因為我知道自己是沒辦法再唸中學的，因為中學還要繼續升大學，我沒辦法去負擔這筆學費，所以只好念商業學校，方便將來找一個工作。另外選擇這個學校的原因是它離我家最近，大概二十分鐘路程。其他的學校都很遠，只有那個學校離我家最近。我走路上學，中午還走路回家吃飯。那時我沒錢買腳踏車，比較遠的學校，我沒辦法去讀。

當時我念的是華南商業職業學校。我念的時候學校只有初級部沒有高中部。畢業時我是全班第一名，就全校來說我是第二名。第一名那個同學考上台南師範，我第二名考上台中師範。全校畢業兩百個學生，只有我們兩個考上師範。我記得華南商職念到三年級的時候，才有高級部。在我們同學裡面有十二位同學可以保送直升到高中。那時我已經考上台中師範，老師就把那個名額留給另外一個同學。我畢業的時候是全校第二名畢業，那時候的同學以為我不是在十二名以內，結果遞補我的名額的那個同學還跟我說「嚴振興你比我差，你看我還有保送！」其實，那時我已經考上台中師範。那是我們那時候窮學生喜歡讀的，因為都是公費嘛！¹

那時候我相當努力的準備了一年。因為職業學校英文數學都比其他的中學少，我必須自修，我就拿升學的那個歷年的題目，有一大本升學大全，我就把它拆開來，裝在口袋裡面，日夜拼，拼了一年。那時有幾個想升學的同學，放學的時候就留在學校，留下的同學大都是在互相研究數學。那時候說要課後討論是我自己提出來的，一起討論的成員大概五、六個。因為其他的科目可以自己讀，數學沒辦法讀，自己要演算啊。我們就輪流，從低年級到三年級的這個課本，以前沒有參考書，還有歷年的那個考題，拿來演算。下課後就演算到太陽下山才回家。如果遇到解不出來的，我們就輪流，隔天再去問老師。

每次想起自己唸書的歷程，我便不禁感嘆失去父親，以及沒有父親提攜實在影響很大。雖然我母親是很堅強的人，不過很可惜的是她不識字，沒有受過教育，不是說她不會教小孩子。但是，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關於社會經驗，父親他會告訴我們。他可以帶我們下輩的子女去認識什麼人，去懂得很多待人接物的道理與應有的禮節，這些我都學不到。我的母親總是為生活日夜努力工作。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母親在她很難過時會帶我到父親的墓前。因為我最小的弟弟已經給人了，家裡最小的只剩下我，我的母親就會帶著我到父親的墳上，嚎啕大哭。

所以我從小都一個人，人家要請我，我都不敢接受，會不好意思。人家請我一遍兩遍三遍，我總得回請一次。不過，我沒錢，所以不敢接受。後來到我教書很久，還怕去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百貨公司，一個地方是

銀行。小的時候從來沒有進過銀行，也不曉得進銀行要作什麼。派出所什麼的不用講，公共場所就這兩個地方，我總覺得怪怪，會有壓力，所以很不喜歡去。關於經濟的壓力，我唸華南商職時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念華南商職時，曾領過好幾次的獎學金。獎學金一次兩百塊，那時候兩百塊很大。中小學的老師薪水大概三百塊左右薪水一個月。現在來說，兩百塊大概有兩萬多、三萬，那一個學期的註冊費大概一百塊到一百五左右。所以我領那獎學金，要註冊的時候尚且足夠。但有一次我卻只爲了家長會費十塊錢，學期獎學金就莫名泡湯。因爲沒繳錢的，會被扣操行分數！那時我沒錢交，學校催三次。之後，公布出來，我被記了一個小過。那時十塊錢對我來說，就是現在的一千塊了啊！我又初中的一個學生，家裡沒有錢，母親都要給人家去做工啊！我已結婚且住在一起的二哥，他也在做工而已。那時我不會向我二哥二嫂拿錢。且我大哥去大陸，母親說到我大哥是會流眼淚的。學校因爲我沒錢交家長會費以爲我是壞孩子，其實不是。我一輩子都沒有被學校記過過，就是那一次。

初中時，我也曾想要去讀一些文學課外的書，但是都比較沒有辦法。記得初中時我只看了一點章回小說。像羅通掃北、七俠五義都是跟同學借的；新文學如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等。其他的因爲太久了沒有印象。初中的時候，還沒對文學有興趣。因爲那時學校的圖書館都不開放啊！有一次開放了，我就很開心，趕緊去借一本書。結果還沒帶回家看，學校職員就跑來找我，對我說「你早上借的書要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圖書館是因爲督學來了才開的。那本書我已經沒有印象了，因爲連看都還沒看。那時雖然嘉義有一個圖書館，但是離我家很遠很遠。如果我走路要走一個多小時，來回要三個小時。沒有腳踏車啊！我們那個時候出門，都是穿木屐啊！不好走，沒有像現在這個，木屐上面那一塊都是用拖拉庫(台：卡車)的輪胎割起來作的，走路會痛啊！有時候走到會起水泡。初中的時候雖有穿鞋子，鞋子捨不得穿啊！去學校才穿哪！破的話再補，補到不能再補。記得有一次補鞋的對我抱怨：「你這個鞋子還要補啊？」但不管他怎麼說我還是拜託他說：「我剩下幾個月就要畢業了，我實在沒錢可以買一雙鞋。」他依然不幫我補，依然對我的拜託無動於衷。

他只是丟給我一句話：「鞋爛成這樣怎麼補！」這就是我初中的時候窮人家的子弟的生活實況。獎學金又因為操行成績不足，讓我沒辦法申請，我當時感到相當失望與忿怒。

另外，我那時唸書一直最遺憾的就是沒有把英文讀好。直到現在，我還是會跟孩子和學生講說：小孩子時候失去的東西，一輩子補不回來。什麼時候該學什麼，該要作什麼，一定要抓住那個機會。假如慢一步，上不去的話你一輩子跟不上。我因為讀商業學校，英文的課程就少，師範的學校不上英文。所以我讀大學整日躲起來唸英文，才沒被當掉。一直到現在我有空，我還會去念，像地球村美語。我一直很遺憾的是英文沒有念好。看的還可以，會話就不行了。我記得念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知道我英文那麼差，必須去補習班。我自己的零用錢去補習，沒有跟家人講。第二個月我沒錢我就沒有去上了。因為失去的東西，以後要補，補不回來。各個階段有各個階段需要學的需要做的大多了，沒有辦法完全兼顧。

除此上面兩件憾事外，我初中三年還過的蠻愉快的。我有幾個跟我很好的同學。其中，有一個姓柯的，我們都叫他柯仔，那個同學跟我最好，我們幾乎形影不離。有時候我們也去看電影，看電影只要一塊錢，播的都是黑白片，如荒江女俠、火燒紅蓮寺。我對荒江女俠的印象最深，小孩子都喜歡看那武俠片哪！刀子還沒到，人就已經倒了。我那姓柯的同學，他有腳踏車，他會載我到處去玩。我們學校幾乎沒有什麼運動器材，所有的只有兩樣---單槓與雙槓。大家下課後，就去練單槓雙槓。如果體力有分分甲乙丙丁戊五個等級，我就屬於戊的，我最差。像柯仔同學，他的單槓雙槓都非常好，他一抓就上去了，我腳勾著還在槓上發抖，那個時候實在是營養不良，體力很差。

之四：鬱悶中漸漸開出的花朵

初中畢業，我考上台中師範。台中師範全部的學生都住校，一律軍事化的管理。我們每一個學生有一個鋼盔，有一個背包、一枝槍。槍不能放在寢室，但是背包及鋼盔可以。那時真的像軍事訓練一樣：被子必須疊的跟豆腐乾一樣，通舖睡十個人，一個人分配不到一個榻榻米。七個榻榻米

睡了十個人！蚊帳共用一件。在學校，早上都要唱歌，唱軍歌，晚上點名也要唱軍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時代在考驗著我們，我們是……」。早上唱，晚上也唱，看有多無聊啊！看電影也要起立唱國歌！早上要點名，晚上要點名。

學校要上軍訓。最辛苦的時候是十月份，每天要訓練隊形、操槍、正步走。學校不能隨便出去。禮拜六回家還要申請才可以回家。禮拜天晚上五點之前就要回到學校。所以只有禮拜六可以外出，禮拜天可以出來。所以我買的那些書，如果有寫日期，一定都是禮拜天禮拜六。因為我也沒錢常常回家啊！那時候家在嘉義，所以我會去逛街、買書！大部分都我一個人，當時同學裡面沒有人對文學有興趣。

另外，考上台中師範後也發覺學校裡沒有什麼社團，於是我自己就跑去修美術，當時主要修習的是水墨畫。美術課的課程我選修的比較多。文學方面，我比較是自發性的，自己看書，自己到圖書館，還有自己也會買書來讀。那時我母親我姊姊都會給我一些零用錢，我都存起來。因為學校公費吃住都不用錢，所以我都把錢拿去買書。當時中國古典的書籍看的少，外國文學看的多。外國文學如羅曼羅蘭的作品、挪威的易卜生的作品。另外，也接觸了一些外國詩人的作品，當時我主要接觸的是歌德與泰戈爾的詩。其中，我最喜歡哥德。中國方面就徐志摩、朱志清、劉大白、胡適的《嘗試集》等。記得那時有一個同學知道我喜歡詩，就跟我說他家裡有一本冰心的詩集。因為那時這是禁書，所以同學也相當謹慎的說明這是他哥哥在看的。不過這位同學也知道我不是隨便的人，便答應借我。書一拿到手我便整本抄起來。現在那本筆記簿我還留著。

在公共刊物方面，學校只准許訂《中央日報》。學校也只准你看《中央日報》，其他的報不能看。學校圖書館訂的報，都是政府的報，其他的看不到。那是思想被控制的年代，我們就是在那樣的年代長大。所以我們常常會產生一種無言的抗議。我們會從文學去找出那個破洞的光！挖一個窟去吐露，但是不能顯現出來。所以作品都會隱藏那種憂愁、悲憤、憤怒在裡面。但是，又不敢明講。尤其是我們師範學校出來是要當老師的，所以言行都得非常的謹慎。一說錯話，就馬上沒有頭路。有一次，有個同

學就是在學校裡無緣無故消失。我猜測他們很可能是認為那個同學有思想問題。因為當時正是白色恐怖時期啊！我們學生時期就有所謂的抓耙子（台語）。如果胡亂講話，對政府有不滿的就會被抓。像外面寄來的信，都要經過訓導處審查。甚至後來，我出來教書的時候也還是不敢亂講話！因為有受過訓練啊！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若不是很自覺的人，往往就會失去了認識自己的能力，失去了認識台灣的能力，甚至認同台灣的能力。為什麼？因為一直被洗腦啊！一直的被受那種教育，我們這一代的人還有看過那一個時代的變遷。所以瞭解自己，瞭解自己該怎麼做，瞭解人該有自己的想法。沒有自覺心的人，就會被這個時代所蒙蔽。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有自由的空間，必須去想自己想要作的事情。

在台中師範時期我曾擔任過一些職務，如班長、區隊長、室長。室長責任管理寢室內務，班長管理班上事務，區隊長則是負責學校訓導處、軍訓室管理方面的關係。在我們學校裡面軍事訓練佔生活很大的比例。我們除了班，還分區隊。一個班就是一個區隊，一年級就是一個大隊，三個大隊，全校是一個總隊。每一班都有一個區隊。集合啦！管理啦！作軍事訓練等等都要區隊長去指揮。那時我們思想箝制得很嚴重。記得當時，還有一個唸了一年的同學因為上課發表了太多的意見而被退學。是這樣的，坐在我後面的一個同學，上課時問老師說：「老師，那個躲避兩個字是不是一樣意思？躲就是躲避，避就是避開，既然是一樣。為什麼要用兩個字？用一個字就好了！」其實我們那個師範生大家頭腦都很好啊！老師就生氣的說：「你連躲避這兩個字都不會！你還考進台中師範……」我那個同學聽了當然很生氣，就在週記寫：「我問老師「躲避」二字的意思，老師不但不回答我，又當場罵我……」那時國文老師就是我們導師！週記就是他在看的啊！他一看，大發雷霆。就馬上批公文，要這個學生退學，並把週記拿給校長看。最後那個同學就這樣被退學了。我那時總在想我們師範生好不容易考進來，政府一點好處給我們，我們難道就得做牛作狗的屈服？那個同學的退學，也只是因為學校認為你這個學生太挑剔、太沒有禮貌。校長也竟不明就裡的批准。當然家長不敢吭聲，也不敢怎麼樣。記得我唸書時學校退了好幾個同學，他們都不是因為功課不好。他們都是兩種

成績不好，一個是軍訓成績，一個是操行成績不及格。二十四個小時，我們都在軍訓教官的控制之下。那時的軍訓教官有生殺大權，讓你不畢業就不畢業。教官有五個，日夜輪班。我們學校上課下課是喇叭聲為號誌，早上起床、晚上睡覺也都以喇叭聲提醒。緊急集合，噢！那時晚上緊急集合的喇叭聲真的會嚇死人。晚上睡到半夜，學生全部要到操場去集合，還要帶槍戴鋼盔帶背包。軍事訓練，一個學期要一次。突發的，什麼時候我們學生都不知道。晚上，喇叭聲一響，我們必須把上軍訓的卡其色服裝穿好，戴鋼盔，綁上綁腿，到倉庫裡面去拿槍。然後到操場集合，限定時間。那個年代我們學生要受軍訓的訓練，多少對那個年代的氣氛不滿。

在那種時空下，我曾因看了「宮本武藏」這部電影內心有了很深的感動。這部電影裡面要表達的東西就很像李登輝講的「日本的武士道」那種精神。宮本武藏和小次郎在硫磺島的決鬥，那種堅毅的精神，著實鼓舞了我當時鬱鬱寡歡的心。

雖然，當時在師範時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壓迫，但我們師範的同學情感很好，很多同學離開學校後的成就都很不錯。一直到現在，每年都有主辦同學會。今年¹是我辦的，我請他們到草屯參觀以前他們服務過的學校。學校在大地震後都煥然一新，蓋得很好。其中，有很多同學還談到我對詩的興趣。當師範畢業之際，他們也有留給我一些話，讓我感動不已。那本畢業紀念冊我還留著。上面有同學寫「你好靜，我好動」也有同學寫「我極希望在報紙副刊上看到你佳作的詩歌」、「你是一位富有情感的田園詩人」、「你不喜歡出風頭」、「你是一個成功的詩人」，又如「我們的文學家」、「詩史」、「天才」、「大詩家」、「兄亦是本班的一位詩人」、「你能作詩，能繪畫是本班的特殊人物」、「文藝繪畫來一手」。不過，那時候還只是塗塗寫寫而已。我的同學看到我有在寫東西就會說「我看一下啦！」我不大喜歡讓他們看，但他們會去偷看，就知道我有在寫一些東西。還有同學寫什麼「詩筆畫筆情筆齊揮」那時我還幫同學寫過情書。那時啊！我即使有喜歡的女孩子也不敢表現出來，但是有女生喜歡我。不是學校的女生，是我考上初中時送給我鉛筆盒的家鄉的女孩。我念台中師範二年級，暑假回去的時候，她說要嫁給我。不過那時候也沒有深入來往！只是她會

來我家找我，我也會去她家找她。另外，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的妹妹也喜歡我。我台中師範放假的時候，她會去我家找我。我們也沒有去坐咖啡館、冰果室，連看電影都沒有，僅止在路上散散步而已。實在是我那時就沒錢浪漫啊！

經過幾年的時間，我師範畢業了。照理講師範畢業，有一份安分的工作應該可以了。不過，我卻感覺到我的人生茫茫不知何去何從。對此我曾感到相當困擾。我的師長、長輩們都無法瞭解我當時的心情。我對人生感到茫然，有不知如何走下去的慌張感。我一直想要有一個比我智慧的也好，或者有知識學者可以指點我。可是，當時卻都沒有這樣的人。我現再回頭來很羨慕下一代的人，我常可以給他們意見。那個時候，沒有。我也曾經去找過算命師，但是感覺他們實在很蹩腳。他們沒有辦法回答我的問題，幾乎，幾乎都是那種一般性的答案。那時候台灣有兩個最有名的相命師，北部關西的摸骨的，南部是民雄，一個瞎子。我就跟一個同學到民雄去找那個相命師算命。他那時候生意很好。我記得從早上，等到那個晚上才輪到我。他告訴我的幾件事情我現在都還記得。不過，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瞭解的。我記得他告訴我說：我七歲以前，我就沒有父親。三十八歲時候會當省議員！四十五歲的時候會當縣長！我問他應當走什麼路。他建議我應當去讀法律啊！可是我後來研究命理，自己印證我一生走的路，都沒有做官的命。算命師跟我講的都沒有一個是準的。只有一項是準的--七歲前死父親。所以，當我對人生感到徬徨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真正可以指導我人生要走的方向。

我在年輕時便一直在思考，我應當怎麼樣去落實我的人生。這些年來，我才漸漸感覺到，我是用我的詩呈現了我生命的存在，呈現我生命成長的過程。其實，若不寫詩，我若從事雕塑與繪畫也可以作的不錯，但是這些我都放棄了。我寫詩，就是想用「詩」慢慢在我生命中去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所以我到這個年齡就比較能夠安心了，比較不會像年輕的時候，徬徨不知人生的路要怎麼走。我那時會想：作一個小學老師也好，作一個中學老師也好，它們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嗎？如果不是，那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是在哪裡呢？是在我家裡的人嗎？好像也不是。我需要屬於我個人可以

真真正正展現自我、落實自我的地方。我想不管說我寫的詩寫的好或壞，人家對我的詩的看法是怎樣都不重要。經由這幾年的思索與實踐，我逐漸發現「詩」可以呈現了我生命的每一段歷程。這個發現讓我從徬徨找尋中逐漸安定下來。我想，「寫詩」才是我心裡能夠真正安心落定、不斷走下去的道路。

之五：逐漸成熟

我認爲我一生最清閒的時間應當是當兵的那兩年。當兵前兩年在受訓的時間不是很空閒，後來一年半的時間才是我最清閒的時間。在我辦公室我自己有一個辦公桌，只有處理一些公文。我下面還有一個二等兵，會幫我掃地拉燒開水，傳達事情，所以幾乎沒什麼事。且當兵的時候是上下班的，下班就沒事。住在營區裡面，一天上班八小時，其他可以自由出入營區。所以那一年半，我準備考大學，我還到高雄市補習班補過數學，因爲有些數學，像微積分以前在師範的學校讀也沒讀過，自己看也看不懂。數學要人家教，自己看不懂。像大代數，就看不懂。在我當兵的一年半其間，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準備大學。十二月退伍，第二年就考上逢甲財稅系。那時我曾想要改變行業，想讀商多賺一點錢。結果還是不行，我那個命最後還是走上文學。

岩上這個筆名就是當兵的時候取的。我的名字有好幾個。我戶籍的名字，叫嚴振興。我有一個筆名叫嚴文聰，一個名字叫堂紘，還有一個筆名叫岩上，岩上這個名字用的最多。我喜歡岩石的那種堅硬。因爲我覺得自己家族的命運很不好，父親很早就死掉，唯一能夠幫助家裡經濟的哥哥又被抓去當兵。我的母親又帶著我們幾個小孩，經過艱苦的歲月。所以我小時候就認爲我自己要堅強一點。我取這筆名。從字形字義來看，就像岩石那樣堅強，往上爬，有進無退。

念逢甲時，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念書，念的是夜間部財稅系。我要騎腳踏車到草屯，然後坐公路，到台中再轉。晚上回來，又再重複走一次。騎著腳踏車，晚上到家差不多十一點多，白天要去上班。那時候我很瘦，四十幾公斤，實在很瘦。

我母親也跟我來到草屯這邊一起住，她的身體不好，我又得過著白天當老師，晚上當學生的生活，家裡沒有人可以照顧。我母親也希望我早一

點結婚。當時結婚的聘金，一般的價錢要一萬二。我的薪水大概一個月五六百塊錢。不過那時母親生病需要錢。要一萬二的聘金，我沒有一萬二。聘金我只有送六千塊而已。我太太後來還對我開玩笑說：「我是你的半價新娘。」

那個時期為工作上課，疲於奔命。那段時間我的作品就寫的很少，幾乎快要停筆。後來一度又因為經濟的緣故休學。

雖然遇到很多人生的悲感挫折，但我還是有那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我記得以前在台中師範買了羅家倫的《新人生觀》。這本書在抗戰那時候寫的，這本書對抗戰那時候的青年有很大的那種鼓舞的作用。書裡面講說新的人生觀、動的人生觀、革命的人生觀，要有往上突破困難的人生觀。這本書對我意志力的堅強有影響。

早期我還看過一些胡適的文章。我很喜歡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論說。所以像與人家辯論，我都是有這樣的態度。還有，我有一點受胡適的影響的是：我早期不喜歡中國的東西，跟胡適一樣。幾乎中國全部的東西我都不喜歡。在學校唸書的時候，像四書啊、孔孟的學說我不喜歡。我比較喜歡「新」的東西，所以那時我喜歡現代詩。我沒有去從小說方面去著手，我家族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耐心。沒有耐心去看那麼大部的小說。但我喜歡看電影，喜歡電影那種瞬間的感覺。像繪畫，也有瞬間的那種感覺。喜歡詩，小詩，瞬間對我的感動。小說相對的來說便非常的冗長。但是，後來我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態度卻有了改變。在五十五年的年底，我已當了初中的國文老師，後來可以申請進修，我便申請到成大去念中文系。我就是在那時，再次接受中國古典的東西。除了必須念中國文學史、文字學這些東西外，進成大後也修了二十三個學分，其實二十三個學分讀的書有限。不過，我給自己留有很多的時間，別人都一個禮拜回去一次，我則兩個禮拜才回家。所以我在成大受訓的那段時間，常常留在成大校園裡面徘徊，思考一些文學上的問題。成大回來的第二年，我三十五歲。我發現，三十五歲是我成熟的年齡。三十五歲我有了我個人的文學觀、美學觀。一直到現在只是修正沒有多大的改變。所以我後來就寫了一些詩論如「詩的存在」就是那時候寫的。但是，一直沒機會發表，直到派色文化拿去出版。不過，出版的時候，已經慢了二十多年了。

我想，除成大的課程外，能夠再一次的去接觸中國古典文學，是我最大的收穫。那時重新開始讀易經讀老莊。才發現，中國是很有東西的。後來我練太極拳，亦感覺太極拳很能將中華文化的特質表現出來。說到這個，我也會想到我那個家族，比較不好的部分就是耐心不夠。因為我知道自己家族的特性是耐心不夠，所以我決心要突破這個缺點。我對於想要學到的東西，一定要自己忍耐去學它。所以我一個人曾經躲在一個地方風雨無阻的打了十五年的拳。每天早上，我一個在那裡摸索，沒有老師的教導之下自己在那邊摸索，至今已可以當教練。很多事情我都是抱持這樣的信念作的。

之六：回首來時路

回顧我人生中的所有歷程，小學畢業時還迷迷糊糊的，心想只要考上一個學校來讀就好了。初中，那個時候也還小，但因為考慮到經濟與出路的問題而選擇了師範學校就讀。然而，到台中念書卻可以說是我一生轉捩點。我想，如果我不是來台中讀書，可能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又因為那時笠詩刊的總部也是在中部。所以才有與笠詩刊接觸的機會，也才能在往後與笠詩刊的同仁一起為台灣的文學努力。雖然，我後來教職分配到草屯。但是，草屯跟台中很近，我依然可以經常前往台中。台中實在是我文學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另外，我除了早期的學生時代及當兵時期的作品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南投這個地方寫的。所以若要精確的界定我的文學原鄉，我想台中與南投都應該包含在內。再者，我生長的故鄉---嘉義--也曾對我的作品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因為嘉義的布袋、朴子、嘉義靠海，我喜歡看海，喜歡海不斷變動，開闊的那樣的感覺，所以我的作品中有很多海的意象。而，屏東里港---那個可能是我出生的地方，對我來卻已相當陌生了，也由於陌生，更遑論對它的感情與印象了。不過，我最近曾去尋根，想找出在日據時期的戶籍。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答案。因為戰前的戶籍資料已大部分遺失了。